

冰心儿童文学奖

新锐作家典藏馆

野蜂

顾抒◎著

FEIWU

飞舞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野蜂飞舞

YEFENG FEIWU

顾抒◎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长江教育

文学名著

相合蜂鸣声

大森林里的

野蜂飞舞

作者顾抒

ISBN 7-305-45811-1

定价：2.50元

ISBN 7-305-45811-1

定价：2.50元

ISBN 7-305-45811-1

定价：2.50元

ISBN 7-305-45811-1

定价：2.50元

ISBN 7-305-45811-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蜂飞舞 / 顾抒著. -- 南昌 : 江西教育出版社,
2018.4

(冰心儿童文学奖新锐作家典藏馆)

ISBN 978-7-5705-0246-2

I. ①野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0209号

野蜂飞舞

顾抒 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: 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本 13.25印张 字数150千字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705-0246-2

定价: 25.00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 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 JXJYCBS@163.com 电话: 0791-86705643

网址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-02-2018-14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野蜂飞舞	1	
致爱丽丝	17	
抽屉里的玛格丽特	48	
小巧的蓝色皮箱	75	
树叶糕团铺	100	
.....	126	楼上的姜莉莉
	144	三月兔、小牛奶和Way
	161	午夜飞行
	176	布若坐上公交车走了
	193	南 歌
	

野蜂飞舞

“野蜂飞舞，”男孩说，“野蜂飞舞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我不懂他的意思。

“那是一个最好的季节。”男孩说完，又低下头，拿起刻刀继续削着手里的木头。

木头渐渐露出棱角，显现出一只动物的形状。

男孩有一双灵巧的手。那是一双修长的、象牙色的手，骨节分明，握着刻刀的时候显得分外坚毅。一下一下地凿在木头上的动作，仿佛一种原始的舞蹈，简直让人着迷。男孩的工作台上摆满了木头雕刻的动物。他似乎只喜欢刻动物，因为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像。

“你坐。”

每一次我到工房来，男孩总是这么招呼一句，手上的刻刀不停。

我就在板凳上坐下来，看他做活。刻刀擦过木头落下碎屑，修光、打磨，用一只硬毛刷着色上光。男孩十岁，是工房的学徒，还在反复地练习。我很喜欢听那“咔——咔”的单调的声音，有时门外下起雨来，便更觉得安静。

不过，男孩刻的动物只是习作，并不出售，我也不是来买木雕的。

我是来求他修磁带的。

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人再听磁带了，那是一种已被淘汰的物件。一盘磁带大约巴掌大小，中间有一对“眼睛”，载有磁层的条带就卷在上面，记录着声音信号。把一盘磁带放进机器里，“眼睛”缓缓转动，音乐就神奇般传了出来。小时候，每个晚上，我都在那磁带转动时富有颗粒感的“沙沙”声中入睡，每个晚上。

但是磁带很容易坏，绞带是最常见的一种。条带一旦脱落，变成乱七八糟海藻似的一团，那就完了，有时候还会断掉……

我从广播站捡到的那箱旧磁带里，有很多都是这样的。

每天下午放学，我都要去广播站待一会儿。它在树林边的高塔上，大概废弃了许久，一直没有人来。我手脚并用地爬上去，发现窗口筑着麻雀的巢，地上散落着残破的课本、涂了一半的画，一双脏兮兮的球鞋，以及满满一箱旧磁带。唯一幸运的是，广播站的机器还在，插上插头，它就亮起了红色和绿色的灯。把磁带放进机器里，它就唱了起来。

音符拍打着翅膀，从高塔飞向蓝天。
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那感觉真是好极了，仿佛对一个朋友说了心里话似的。可惜没过多久，磁带就放完了，剩下的都是坏的。

装磁带的箱子上贴着工房的地址，男孩答应帮我修磁带，但一次只能修一盘。

“多少钱呢？”我问。

“磁带修好了，你听到了什么，告诉我就行。”男孩说，“我每天都在工房里，没有用钱的地方。”

男孩一手托着磁带，一手将铅笔伸进“眼睛”，小心翼翼地转着。于是，那卷成一团的条带一点点展开，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。这修理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，我却做不来。至于那些条带断了的，就更加麻烦，他总是用他那灵巧的手指，变魔术一样将它们捋直、粘连，再卷进磁带里。

“你听过了吗？”男孩问我。

“嗯，只有广播站的机器能放。”

“昨天修好的那盘磁带，里面是什么呢？”

“哦，是《小狗圆舞曲》。”我说，“一支有名的钢琴曲。”

“《小狗圆舞曲》？”

“对，据说，灵感来自于肖邦的情人乔治桑喂养的小狗，是一支活泼有趣的曲子。乐曲模拟一条小狗飞快地追着自己的尾巴团团打转，慵懒地躺下来休息，然后又开始游戏，一直到乐曲终了。因为速度奇快，而在很短的瞬间内结束，所以又叫《瞬间圆舞曲》或《一分钟圆舞曲》。”我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，抑扬顿挫地读了起来。

本以为这么一来，男孩一定会满意的。不料他却皱起了眉头。

“不，不对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我糊涂了，“你不是说，让我听到什么，就告诉你吗？”

“你听得不对。”

“那……应该是什么呢？”

男孩闭上眼睛，又很快地睁开，认真地看着我。

“我觉得，应该是这样——

在开满石竹花的原野上，

两只小动物在捉迷藏。

它们玩得那么开心，

戴上一顶草编的帽子，你就找不到我啦！

你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，我看见了，

穿上一条树叶的披风，你就找不到我啦！

你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，我看见了，

打一个洞，躲进大地的眼睛里，你就找不到我啦！

你就在那里，就在那里，我看见了，

遮住脸，藏到时间的长裙里，你就找不到我啦！

真的找不到你了，真的找不到你了，

一只哭了起来，

另一只掀起长裙的一角，

别哭，别哭，我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

让我送你一朵石竹花。”

“别逗了。”我说，“《小狗圆舞曲》就是《小狗圆舞曲》。”

不过，当我回到广播站再次播放那盘磁带时，两只小动物在开满石竹花的原野上捉迷藏的画面总是挥之不去。我关掉音乐，走到窗边，只见高塔下的草地上，有一群孩子在玩耍。

“这一次你听到了什么？”男孩又向我问道。

“你真的想知道吗？”我反问道。

男孩愣了一下。

“可是每一次我告诉你，你都说不。”我有点恼火，“已经很多次了。”

“但真的不对啊。”男孩固执地答道。

我瞪着他看了半天，最终还是屈服了——何必要和一个小孩子较劲呢。再说，他要是生气了，谁来帮我修磁带呀？

“好吧，败给你了，这一次是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。”

我忍住心中的烦躁，再一次对男孩解释道。

“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？”

“对，据说是德彪西根据诗人李莱的《苏格兰之歌》改编的，先是在1882年写作了抒情歌曲，后来又创作了同名的前奏曲。”

“有歌词吗？”男孩的刻刀停了一下，向我问道。

“就知道你会这么问，我特意抄下来啦。”

“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，

是谁坐在盛开的苜蓿花丛中，

自清晨起就在放声歌唱？

那是一位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姑娘，

她的樱桃般的嘴唇美妙无双。

在夏日明亮的阳光下，

云雀的歌声在回荡，

爱情在她的心中发芽滋长。”

“不对啊，不是这样。”果然，男孩又再一次地反驳了我。

“你说吧。”我面无表情地说——懒得再和他争辩了。

“有一天，一只小动物不小心把她的秘密给丢了，哭了起来。

‘你的秘密是白色还是红色？’另一只小动物问她。

‘我的秘密是蓝色。’她哭着说，‘歌谣一样的蓝色。’

‘你的秘密是长还是短？’另一只又问道。

‘我的秘密比一条河还长，比一个字还短。’她还在哭。

‘你的秘密是重还是轻？’

‘我的秘密重得像一个夜晚，轻得像天上的云彩。’

‘那，它有没有手，有没有腿，是不是自己躲了起来？’

这只小动物愣了一下，又‘哇’地哭了起来。

‘是我把它埋了起来，又忘了地方。’

‘不要哭，你把它藏在石竹花丛里了，对吗？’

丢了秘密的小动物点点头。

‘可是，石竹花丛在哪里呢？’

‘就在这里。’另一只小动物指了指她。

她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的心口开着美丽的石竹花，秘密就在那里，它重得像一个夜晚，轻得像天上的云彩，比一条河还长，比一个字还短，蓝得就像一支歌谣，它被深深地藏在那里，埋在石竹花丛里。”

说完后，他又低下头，慢条斯理地刻起动物来，就像从没说过这么长一段话似的。

其实，他说的一点道理也没有，但我却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那

盘磁带确实录着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，但男孩的语气中包含着某种力量，根本不容我质疑。

“喂，我们俩以前认识吗？”我禁不住问道。

“野蜂飞舞，”男孩说，“野蜂飞舞。”

我不明白男孩在说什么，但他只说了这四个字。

我终于决定，这是最后一次去男孩那里修理磁带。

这盘磁带是巴赫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。

然而，我实在没有心情去向男孩描述磁带的內容。虽然男孩只有十岁，但每一次与他对话都令我感到心悸，仿佛从一条隐秘的小路一直走向一座森林似的。而且，我愈来愈觉得，自己并非是由装磁带的箱子上贴着的工房地址找到男孩的。可是，每当我追问他我们是否原本就认识时，他总是说“野蜂飞舞”。

男孩稚气的眼神里仿佛含着一种责备，责备我忘了什么不该忘记的东西。

“以后我不会再来了。”我对他说，“箱子里的磁带也修得差不多了，都在广播站放过了。”

“这次你听到了什么呢？”男孩就像完全没有听见一样，重复了每一次的问题。

“据说，1741年到1742年间，俄国驻德国德累斯顿大使患上了失眠症，想要听哥德堡弹奏的曲子消磨漫漫长夜，于是委托他找巴赫写一些曲子。因为这位哥德堡不仅是键琴演奏家，也是巴赫的学生。虽然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，但确实有许多人喜欢听着《哥德堡变奏

曲》入睡。”

“你呢，你也喜欢吗？”

“我？”

“你也会失眠吗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

“这首曲子确实是关于漫漫长夜的，不过不是你说的那样。”男孩渐渐在木头上刻出两只耳朵。

“我不想再听了。”

“从前有一只小动物，它拥有一粒世界上最好的种子。那粒种子可真是好，大大的、圆圆的，就像菩萨胸前挂的佛珠一样。不过，小动物并不知道种子到底有多好，它只是把种子揣在怀里，从原野的这头跑到那头，又从那头跑到这头。

‘该拿这粒种子怎么办呢？’小动物问太阳。

‘让我伸出手摸一摸，一会儿它就发芽了。’

‘不行，它还没准备好呢。’

‘该拿这粒种子怎么办呢？’小动物问雨。

‘让我洒几滴眼泪，它一下子就长大了。’

‘不行，它还没准备好呢。’

‘该拿这粒种子怎么办呢？’小动物问风。

‘让我鼓起嘴吹一口气，吹到哪里算哪里。’

‘不行，它还没准备好呢。’

小动物想，不如把种子埋进土里，对它说说话吧。

‘种子种子，你在做什么?’‘我在做梦呢。’

‘梦见了什么?’‘鸟儿在树上歌唱。’

‘种子种子，你在做什么?’‘我在做梦呢。’

‘梦见了什么?’‘池子里的莲花开了。’

‘种子种子，你在做什么?’‘我在做梦呢。’

‘梦见了什么?’‘有一个男孩在向我走来。’

小动物正想对种子说什么，这时，忽然有一只手把种子从它怀里拿走了。从那一刻起，小动物忘了很多事情，忘了它曾为了种子问太阳、问风、问雨，忘了种子曾对它说过鸟儿、莲花、男孩。这不啻是一个漫漫长夜，直到……”

“直到什么?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失去了控制。

“直到野蜂飞舞。”男孩说。

“你原本就认识我，对不对?”我瞪着男孩，“快说，是谁派你来找我的?”男孩看着我，手抖了一下，刻刀划过皮肤，一滴鲜血涌了出来。

“你的手破了!”我连忙捧起他的手。

就在这个瞬间，有一道光从过去而来，照亮了记忆的巢穴，照亮了漫漫长夜，照亮了现在。

“直到野蜂飞舞。”男孩说，而我终于听懂了他的意思。

“是的，野蜂飞舞。”我说。他指的并非一个季节，而是一首曲子——俄罗斯作曲家科萨科夫的弦乐曲《野蜂飞舞》，来自于普希金的诗作改编的歌剧第二幕。

男孩抽回手，从工作台下方取出一盘磁带，丢在桌上。

“回去听听吧。”

“这个故事里没有石竹花。”我说。

“确实没有。”他说。

我坐在广播站里，机器上的灯明灭闪耀，像一只只昨天的眼睛。

男孩给的磁带就在手边，我把它丢进机器，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“PLAY”。《野蜂飞舞》。

机器里漫出音乐的水滴，它们从涓涓小溪变成汹涌的河流，上下翻滚。我捡起课本，抱起画了一半的画，穿上那双脏兮兮的球鞋，走进教室。

“你今天来得真早。”男孩说。

“不是为了排练吗？”我把手里的课本和画丢在桌上。

“对，音乐已经定了。”

“快说。”

“《野蜂飞舞》。”男孩笑了，“石竹定的，你觉得好吗？”

“当然好！”

石竹是我们新来的音乐老师。她才二十多岁，一头长发，就像她的名字一样美丽。以前的音乐老师是一个凶巴巴的老头子，总是骂我们，石竹却有一双梦境般温柔的眼睛，还在她的钢琴上放了一盆花。弹琴带着大家唱歌时，那花儿也随之摇头晃脑起来。一曲终了，她转过头，眼睛里都是我们的倒影。

这还不算什么，在石竹来以前，我们的音乐课无非是跟着课本哼哼。石竹却有好多好多的点子，小合唱，表演唱，现在又要排演音乐剧

了,男生女生无不摩拳擦掌,想要在剧里扮演一个角色。

王子公主另有其人,男孩的角色是王子变成的那只野蜂,而我则被分配去演变成公主之前的那只天鹅,但我们依然兴奋莫名。

“你们要常听不同的音乐。”石竹说,“只听这一首曲子是演不好的。”

“下午来我家听音乐吧。”男孩邀请我,“我爸爸还在家里的时候,收藏了好多磁带。”

男孩没有说谎,他爸爸在市里的广播电台工作,不仅有满满一箱的磁带,还有一只高级录音机。只不过,如今男孩的父母已经分开,他就不怎么能见到他爸爸了。

于是,几乎每天放学后,我们都在听音乐。在那沙发前的两只小板凳上,我们听了《小狗圆舞曲》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《哥德堡变奏曲》……啊,那箱磁带简直像个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藏!

听音乐的时候,我不和男孩说话,他也不和我说话。我总是在画画,他总是在做手工。男孩有一双灵巧的手,那是一双修长的、象牙色的手,他还有一把孩子用的刻刀。随着乐曲的节奏,一下一下地,木头渐渐在他手中显露出动物的轮廓来。

在路上,我们又说个不停。

男孩告诉我,他自己做的野蜂翅膀被班上演木桶的那个小胖子戳了一个大洞,不得不重新修补。我告诉男孩,家里死活不肯给我买一条表演天鹅用的白纱裙,我只好用纸板画出羽毛的图案作为替代。关于我们听过的每一支曲子,男孩都能说出故事来。他告诉我,《小狗圆

舞曲》是一只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玩,《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》原本是一首诗,失眠的人听了《哥德堡变奏曲》就能安然入睡……他还说,每次一听到《雨滴》就会想到那个下雨天,我们俩坐在小板凳上,用手指在蒙着雾气的玻璃上写字的情景。我们写了自己的名字,还写了石竹老师的名字……

是的,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石竹老师,她弹琴怎么可以那么优美,唱歌怎么可以那么好听,天下仿佛没有她不知道的事情。如果不是她,我们根本不会开始听音乐,更不可能排演《野蜂飞舞》。

《野蜂飞舞》……

音乐剧的排演已经到了最后阶段,石竹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并不是小孩子的游戏,而像真正的音乐剧一样,我们出场的时候,她总是走来走去,挥着一只报纸卷成的纸筒说:“不对,不对,你们对音乐的理解不到位!”到男孩家去的时候,我们都不再听其他音乐了,而是反复地听着《野蜂飞舞》。男孩一遍遍地听着那段快如闪电的旋律,磁带到头了就又拿出来再放一遍,天鹅一次次游过我的眼前,但似乎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自己的角色融为一体。

男孩同时还在用刻刀刻着动物,但即使是我也能看出他并不像往日那么平静。

“你觉得,王子变成野蜂去寻找父亲的时候,是怎样的心情呢?”他忽然问我。

我看着他,一时不知怎么回答。

“如果我也能变成野蜂就好了。”男孩又说。

这时，他握着刻刀的手忽然抖了一下，刻刀划过皮肤，一滴鲜血涌了出来。

“你的手破了！”我连忙捧起他的手。

男孩没说话，就像那只正在流血的手根本不是他的一样。

就在这时，男孩忽然握紧了我的手，几乎把我的骨头都捏碎了，我感到一阵疼痛。但还没来得及出声，他已经很快变得平静下来，我感受到那种平静，仿佛咆哮的大海重新变成一片蔚蓝。

我们就这样握着手，听着《野蜂飞舞》，直到磁带又放到了头，发出了“嘶嘶”的声响。

“谢谢你。”男孩说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始终在想，王子去寻找父亲的时候，是怎样的心情呢？当他变成野蜂越过茫茫大海的时候，是怎样的心情呢……

不知该怎样帮助男孩，第二天放学后，我悄悄找到石竹老师，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了她。

“你们握手了？”石竹非常惊讶。

“嗯。”我红着脸小声答道。

“你爸妈知道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奇怪石竹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，这真的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

而且，她没有给我任何答案，只说了声“你先回去吧”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送本子到老师办公室去，推了一下门，门关着，又探头到窗户一看，只见石竹和其他几位老师在一起，正在聊天，就没有